

糖果坊

作品
安破
眠晓

POXIAO ANMIAN
WORKS

唯有 陪伴 不负你

令千万网友心动不已的爆笑甜文！

斩获腾讯文学大赛最具潜力青春小说大奖！

腹黑毒舌杂志社社长 vs 天然暖萌少女新人王

专宠升级挚爱宣言：

唯有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唯有守候是一生的诺言。

千金纪开年巨献 **淡妆浓抹**倾情推荐

轻松
暖萌指数
★★★★★★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好久不见， 秦先生

FENG RAN BAI
WORKS
风染白 著
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久不见, 秦先生/ 风染白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6729-5

I. ①好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56816号

书 名 好久不见, 秦先生
作 者 风染白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孙小淋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350千字
印 张 17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, 2015年5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729-5
定 价 48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致本书中的秦先生

人人都可能遇见秦子阳
却不见得人人都是苏念锦

惟愿你与她余生相伴
自此终老

每个女孩心中都住着一位秦先生
你们或许好久不曾相见
又或许曾一起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
抑或，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喜欢

你偏执地想要变成更好的你
因为这样，你便觉得能够配得上他
你小心翼翼地靠近
倔强或者卑微
然而，最终的最终
其实不过是为了他那句
我也喜欢你



明明很喜欢
却要假装不在意
甚至
有的时候
我们连自己也欺骗了

目录 上

- 第一章 | 我与你的相逢若寺庙间求得的缘 1
- 第一次，苏念锦遇见秦子阳时，需要用力地仰视，甚至就连碰触，似乎都成了亵渎。
- 第二章 | 都说冰是睡着的水，你便是我心中的火 55
- “这里是影院。”她低呼。
- “没有人会注意。”他贴着她的耳朵，说话的工夫已经开始轻咬她的耳垂，“我想要你。”
- 第三章 | 我们之间，仿若藤与树 103
- 她努力地改变着自己，只为了离他的世界更近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。
- 第四章 | “搁浅”二字，我写不来 165
- 清晨，她看着他的脸，然后倾身吻了上去。这张薄唇总被人们说成薄情，但其实它该用来接吻才是。
- 第五章 | 我只要你，其他都是将就 212
- 那么多人又怎样，一千个人里除了他以外通通都是将就，而她是纯粹的人，纯粹得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将就。

目录 下

第 六 章	忘记我，或只记住我，只是我	267
	要不然就忘记她，要记就只记住她，只是她。如若不然，离去也是好的。	
第 七 章	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该多好	322
	她曾想过无数种再见面时的情景，却没想到是在这样随意的地点，随意的人群里，就这样随意地遇见了。	
第 八 章	爱的背面从来都不是恨	366
	他说：“相濡以沫之后绝对不是相忘于江湖，至少你和我不是，也不可能是，永远都不会是。”	
第 九 章	你怎么可以睡得这般安然	415
	她想要把手撤回来，他却死死地握住，说什么也不肯松开，她越是用力，他越是握得紧。	
第 十 章	我也曾渴望有个人将我妥善珍藏	459
	看着那些花，她不是不感伤，她也曾渴望有个人将她妥善珍藏，免她惊，免她扰，免她颠沛流离，无处可依。	
第十一章	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	492
	他说：“苏念锦，何其有幸遇见你。”	
番外 一	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座空城	513
番外 二	兄弟是可以两肋插刀的	528
番外 三	今年的冬天不太冷	531

好久不见 秦先生

第一章

我与你的相逢若
寺庙间求得的缘



第一次，苏念锦遇见秦子
阳时，需要用力地仰视，
甚至就连碰触，似乎都成
了亵渎。

那时，我刚调到公司，算是新人。上司跟我说，年轻人，要多闯闯。于是，自此之后我便没了周末，总是出去跑业务。但这日不同，这日是随着老总一起来的，说是有大单子要谈，是晋升的好机会。

走进包间的时候只觉得装潢很好，虽然平日里应酬也难免会来这样的场所，但都比不上这间奢华：大理石的地面、透明的雕花桌子，就连棚顶上的灯都是欧式的那种大吊灯，看起来极为气派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秦少，这是饶少，这是白小姐……”老总一一介绍着，态度极为恭谨。我也不敢怠慢，只得跟着微笑，哈腰，点头。

那几个人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，便继续聊着各自的话题，神态淡然，却有一股一般人没有的尊贵气质，一看就与我们寻常人不同。

“于总，坐吧。”旁边那位被唤作白小姐的人淡淡地说道，态度称不上好但也称不上坏。

看了一眼四周，我便选了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，心里却仍旧有些不自在。于总则在那边热络地与他们攀谈着。不过，他们很快便转换了阵地，开始砌起“长城”来。

对方一行人加起来刚好四个，这样于总的位置便显得有些尴尬。好在这时候白小姐笑道：“你们几个真是欺负人，明知道我不会玩这个，偏偏每次出来都要玩。”她的声音颇为清脆，虽是嗔怪，却听不出一丝恼意，反倒轻轻柔柔的，煞是好听。

“那你还不赶快学，可别等到咱们秦少哪天换了别人再来后悔。小可，不是我说，这秦少身边的女人可多着呢，一个个前仆后继，颇为壮观……”

“起云。”秦子阳淡淡地唤了一声，刚刚还口若悬河的男人立刻耸了耸肩，不再吱声。

秦子阳搓着牌，看向一旁的于总，随意地问道：“会玩吗？”

“会，会，就是没有几位玩得好。”于总见好不容易有机会，哪里肯放过，立刻点着头赔笑道。

“那好，一起玩吧。”

就这样，几个人搓起了麻将。我则颇为无趣地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他们。

这时，饶起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眼说了声抱歉便起身往外走，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大好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在搓了第二圈之后猛地把牌放倒，笑道：“不行了，今天这胃突然火烧火燎的，我得去医院看看。身体，是革命的本钱。对不住了各位。”这话虽然是对大家说的，但眼神明显只落到了秦子阳那儿。

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，饶起云才真正站起来，往包间外走去。

余下的只有牌局上的三个人和一个不会打牌的白可，再就是我，所以这会儿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我这个起初被众人忽略的闲人身上。

“我来顶饶少的位置吧。”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，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。

秦子阳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继续抓牌。

几轮过后，于总似乎酝酿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开口，“秦少，前两天和您说的投资的事，您看……”

“该你摸牌了。”淡淡的一句却成功截断了男人未完的话。这时我不禁有些同情起于总来，这人虽然平时很威风，但此时却是卑躬屈膝，赔尽了笑脸。

“糊了。”江凝突然把牌推倒，有些兴奋地道。

我看着刚刚自己丢出去的那张牌，心里滴着血，一上来就给人家点炮，也不知他们玩得有多大，但想来这样一伙人，终究不会太小。

“起云那抽屉里应该还有钱，你顶了他的位置就当替他打吧。”秦子阳淡淡地扫了我一眼道。

他这一说我宽心了不少，只不过当我拉开桌子旁的抽屉时仍不免吓了一跳。

刚好这时饶起云打来了电话，当然不是打给我的，他没有我的号，而是一旁的那位白小姐。

“你运气不错。”挂了电话，她道，随即又补充了句，“饶少说了，你代他玩吧，输了算他的，赢了是你的，不论输赢，抽屉里的那些钱都归你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内心不无感慨，果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，那一大沓钱少说也有七八万，比得上我一年的工资了。

只是钱虽不少，但他们玩得也着实大，几圈下来，那一抽屉的钱没了不说，我还欠了秦子阳五万。而饶起云不在这里，我也不好拿着他刚刚说的话去说事。

“秦少，我实在不能玩了，那五万我明天想办法还您。”

秦子阳没像电视或者小说中说的那样摆摆手说不要了，而是抿着嘴，淡淡地看着我，没有首肯却也没有反对。

于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一眼看得我差点就收回口中的话。不过再这样下去我这一年就白干了，我挣点钱不比他们当老总的，这样想心里倒安然了许多，于是硬咬着牙直视秦子阳的眼睛，“你们要是还想玩，不如再叫一个牌搭子吧，我这水平终是差了些。”

我感觉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僵硬，秦子阳却没有丝毫反应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

“子阳我看也是，不如叫钟少他们过来吧，都是你的老牌搭，玩得也过瘾些。”白小姐在一旁温声细语道。

“不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”

秦子阳说着站起身来，一双手随意地插到亚麻色的裤兜里，看起来仍是那般优雅高贵。

于总也忙跟着站了起来。

我有些局促地看着秦子阳，不知他心底到底是如何想的，以往我不是没见过有钱的主，却从未见过气质如秦子阳这般的。他给我的感觉很深邃，似乎只能仰望，连碰触都成了亵渎。

秦子阳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嘴角微微向上翘起一个若有似无的弧度，便任由那位白小姐挽着走了出去。

于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忙屁颠屁颠地追上去，我只得垂头丧气地也跟了过去。

出去的时候，只看见一辆黑色的奔驰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，随即消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上。于总看着那辆车，唉声叹气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，阴着一张脸，恨恨地看着我。

“跟我回去，明天写份检讨交上来。”他咬牙切齿道。

“检讨？”我有些呆愣，却只得低头应道：“是。”

他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突然想到什么似的问：“你还欠秦少五万吧？这样吧，小苏，那检讨你就不用写了，你明天就给秦少打电话说要还钱，趁着这个机会和他说说建阳投资方案的事。”说着，他鼓励似的拍拍我的背，“这事若成了，那五万公司替你出了，年底分红肯定给你包个大的。”

我看着于总那期许外加威胁的眼光，不得不佯装微笑道：“是，我会努力的，谢谢于总。”

他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接到了来自于总的电话，他声音嘹亮，显然精神很好地吩咐道：“到了那要注意分寸，装扮要得体，你现在代表的可是我们整个建阳的形象。还有，今天这班你就不用上了，我给你算成外出工作，一会儿告诉后勤部给你公交补助。”

“多谢于总。”

“客气什么，总之，这事办成了，好处少不了你。行了，那我就挂了，你好好准备吧。”

挂了电话后，我心里很焦躁，最后索性一咬牙，靠着几分冲动拨了过去。

才响了几声，电话便被接起，电话中传来女人甜美亲切的嗓音。

“您好，瑞宇集团。”

“您好，我是建阳的苏念锦，想找下秦总，麻烦您帮我转接一下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秦总正在开会，您稍后再打来吧。”

这话一听就知是对方在委婉拒绝，想来是秦子阳吩咐过，所以不熟悉的电话都会被挡在外面。

“好的，谢谢您。”我坐在床头，看着墙上那老旧的挂钟走了一圈，才又拿起电话，按下重拨键。

很快，那熟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“不好意思，秦总……”

见对方仍要拒绝，我急忙打断道：“是这样，我欠了你们秦总一大笔钱，想要还给他，之前一直拖欠真是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一起玩麻将的时候我和他提过……”

女人听到我这话，稍微顿了顿。

“您稍等，我帮您问问。”

说着，电话中传来一段音乐，随后，一道深沉的声音传来。

“我是秦子阳。”

我忙握紧手中的电话，恭敬地道：“秦总您好，我是苏念锦，建阳公司的，就是昨天和您一起打牌的那个……”怕他想不起来，我拼命地形容着。

“我记得你。”他淡淡地道，没有过多的话语。

“是这样，昨天我欠了您五万元钱，您看什么时候有空我给您送过去。”

那边顿了一会儿，才又道：“三点和四点之间我有十分钟的空闲。”

十分钟？我微愣，却立刻道：“好，那我准时给您送去。”

“嗯。”他应道，说完便径自挂断了电话。

放下电话后，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疲惫，拿出积蓄，我去购物中心买了生平最贵的一套衣服，直到走出大厦，整个人还有些发虚。换了衣服，收拾了一番后，我把装着五万元钱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放入包中，看了一下表，两点整，忙拿起桌子上关于建阳投资的方案急急出了门。

到了那里，经过三道盘查和总机小姐的再三询问及登记签字后，我

才被放行。看这里守卫的架势就知道这家集团的规模，而秦子阳就是它的老总。

进了电梯，我直接按了顶楼，电梯门开开合合几次才到了地方。

我有些局促地看着门口的秘书，对方问我预约了没，我说，约了。她问我几点，我说三点到四点之间有十分钟。

她点头，似乎听了这话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，只是礼貌地说：“那您先在这等等吧，秦总正在和建行的老总谈话。”

我说了声好便在门外一直等着。

在外廊上我来回踱步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我心中的不安，仿佛回到了小学面对班主任时的情景。

就在我的紧张飙到最高时，办公室的门打开了，秦子阳笑着送那行长出来，直到人走了，门又被关上，我都一直傻傻地站在那儿。我看着闭严的门，不知他是否有看到我，正想着要不要硬着头皮上前去敲门，刚刚的美女秘书便放下手中的电话转过头对我说：“苏小姐，秦总让您进去。”

我点头道了声谢，平复了一下心绪才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“进来吧。”里面淡淡地溢出一声，和缓温润，像是细风拂过。

我进门后犹豫了一下，是叫他秦少好，还是秦总好？

“坐吧。”秦子阳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真皮沙发。

“不了，我站着就行。”我拘谨道。

“这是我昨天欠您的五万元钱，您点点。”说着我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。

他接过，随意地拉开抽屉放了进去，似乎一点都不在意。

我想也对，依照昨天饶起云的架势，秦子阳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，又岂会在乎这区区五万？

过了一会儿秦子阳才抬起头，眉头微蹙，看我的眼光似乎带着询问，仿佛在说，怎么还在这儿？

这让我有些尴尬，只好假意咳嗽了一声，以缓解一下压力，然后有

些涩然地开口道：“秦少，建阳投资的事……”

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没有任何音乐，是最原始的铃铃声。

他看着我说了声抱歉，便按了接听键，随即慵懒地靠向老板椅的后背，嘴角挂着淡淡的笑，想来这个电话让他心情大好，不知这样是不是有助于我完成于总交代的任务。

“好，晚些我开车直接过去，你们先玩。”

挂了电话秦子阳看着我，问：“苏小姐，一会儿有空吗？”

“有。”我忙道。

“那正好，陪我参加个聚会。”他淡淡地说，像是在分配任务，又道：“我还有个会议要开，大概需要半个小时，你先在这等等。”

“好。”其实我答不答应根本就不重要，因为一交代完，男人的身影便消失了。

我一个人在这间宽敞又明亮的办公室中慢慢观赏，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真的很有品位，室内的摆设很简单，却不会显得过于冷清，看样子他是个很懂得享受的人。

时间在忐忑中过得格外慢，就在我第N次俯视下面的景色时，门被打开，秦子阳缓缓地走了进来。见我站在落地窗前，他也朝这边走来。

“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窗户设计得很别致，视野开阔，仿佛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。”

他一边伸手松了松领带，一边仰头看着湛蓝的天空，“是比一般的窗户视野范围要大，不过我更喜欢它带给我的渺小感。”

“渺小感？”我不解地看向他，只见阳光洒在他的侧脸上，在男人斧凿一般的深邃五官上投射出淡淡的阴影。

“会让我觉得人很渺小……”

我正在品味他这句话的意思时，秦子阳已率先转过身，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道：“走吧。”

这次他开的不是上回那辆黑色的奔驰，而是一辆车牌号全是8的捷豹。车子开出去果真像一头猎豹，速度奇快。我紧紧地扶着上面的把手，偶尔用余光打量下他，有些愕然，在我心中他开车也当是温文尔雅的。

“怎么，被吓到了？”他似乎看出我的惊慌，车速稍微慢了一些。

“没有，你的车开得很好。”我慎重地搜刮着脑海中可以用来赞美的词汇，虽然这样的车速令我十分惶恐。

他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便重新看向车道，车速倒是放缓了一些。

“再过一会儿是人流高峰期。”

原来是为了避开交通堵塞。这倒是，堵车可不管你是谁，有时候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，只是没想到还真被我给遇上了。

堵车的时候他闲适地靠在椅背上，把车窗摇开，然后伸出手，胳膊正好贴着我那两团柔软。我有些恼怒，本来对他们这种有钱人就没有太好的观感，此刻满脑子都是对付色狼的办法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实施，他已经从我前面的空格中拿出了打火机，身子也随即侧开。

“不介意吧？”

“您抽。”我忙说。

他自顾自地点上，烟圈中的面庞依然十分好看。

“秦少，今天大概会玩到几点？”受不了车中的沉寂，我极力寻找着话题，没想到竟然问出这样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来，忙补充道：“呃，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聚会往往要多久？”

他把手伸到车窗外，随意地弹了下烟灰，看了一眼车道，眉毛皱得越发厉害，活像两条蚯蚓。

“堵得很严重。”他略过我的问题径自说道。

“是啊，真挺严重的。没办法，这T市的交通真该好好疏通疏通，每次堵起来都要人命。”

“苏小姐刚问了什么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本以为他不回答是不待见我那个问题，却没想到是他

根本没有仔细去听。

“呵呵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也没再追问。

“苏小姐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六了，我妈一直在催我早些嫁了呢。”

说完又不禁后悔自己怎么尽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好在他听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应。

堵车这一会儿，秦子阳的电话响了至少五次，可见如他们这种人，琐事也比常人多。

“可以走了。”就在我想着问题时，秦子阳突然道，声音温温润润的。

我探出头向外看了看，没发现有什么空当，除非绕到另一条道上去，但那样就违反交通规则了。果然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猜想。趁着刚有辆车穿过去挪出的空当，车子迅速地开向另一边，嚣张地无视了路旁的交警。

我不禁有些惊愕，眼睛不受控制地向秦子阳瞄去。他仍是紧抿着一张嘴，神情淡然，没有什么变化。

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不像外人所认识的那样温文有礼，或者是我一厢情愿地把这个词强加在了他身上。

“到了。”车子驶进一栋位于郊区的豪宅，他下车拉开我这边的车门，又模仿英国绅士的样子，端着手臂，含着胸。

我愣了几秒，才颇为不自然地把手挎了上去，一路随着他进了别墅。

“来得可真晚，就等你一人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说什么也得罚上几杯……”

刚进门就见到一帮子人，男男女女都有，女的个个年轻漂亮，从头到脚都是名牌，而刚刚说话的，正是上次有事先走的饶起云。

秦子阳笑着点了下头，似是应允了，便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向中场